

WODERU YI  
LANG JUN

# 我的如意

# 狼君

2

旖旎萌妃◎著  
YI WEN MENG FEE ZHU

无爱的婚姻，他原以为她会知难而退，可她偏偏不信这个邪，带着一纸公文倔强地出现在他面前  
“沈先生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敢骚扰我的当事人，也就是我本人的话，我将会采取法律手段！”

**《微言情》人气黑马作家×红袖添香领军人物**  
旖旎萌妃继《我的如意狼君》创造畅销神话后  
再续最浪漫动人的豪门婚恋！

她在一片羡慕声中，代替逃跑的妹妹，嫁给沈家二少，却不知，新婚夜当天，他就送给她一份“意外惊喜”！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WODE RUYI  
LANGJUN

我的如意

狼君

旖旎萌妃  
YI NI MENG FEI ZHU

②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如意狼君2 / 旖旎萌妃著. --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438-9502-7

I. ①我… II. ①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40317号

## 我的如意狼君2

---

编 著 者 旖旎萌妃  
责任编辑 夏新军  
特约编辑 猫 鬼

---

总 策 划 周 政  
执行总策划 王雄成 杨小刀  
封面设计 彭意明  
版式设计 李映龙

---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[<http://www.hnppp.com>]  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 
邮 编 410005  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---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 
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710×1000 1/16  
印 张 15  
字 数 260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438-9502-7  
定 价 22.80元

---

营销电话: 0731-82226732 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)



# 目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第一章<br>林筠尧，我是你的妻子     | 122 | 第九章<br>林筠尧，你醉了       |
| 016 | 第二章<br>容颜，你让人捉摸不清     | 142 | 第十章<br>容颜，她回来了       |
| 030 | 第三章<br>容颜，你的世界无法渗透    | 153 | 第十一章<br>容颜，你是个坏姐姐    |
| 047 | 第四章<br>容颜，我跟你的那一场意外   | 165 | 第十二章<br>林筠尧，我还给你了    |
| 062 | 第五章<br>容颜，你的坚强让人讨厌    | 177 | 第十三章<br>林筠尧，我要一千万    |
| 078 | 第六章<br>林筠尧，醋好吃吗       | 191 | 第十四章<br>容颜，这是一场我们的战争 |
| 093 | 第七章<br>林筠尧，那一场没有输赢的战争 | 209 | 第十五章<br>容颜，我们必须赢     |
| 111 | 第八章<br>林筠尧，先认真的就输了    | 221 | 第十六章<br>时光荏苒，容颜依旧    |



林筠尧，我是你的妻子  
第一章

“林先生，有位律师表示要见您。”

青白色的花岗岩窗台后，晨光熹微，落在褐色的地板上，如同无数跳跃的精灵一样。

周衫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，看着坐在椅子上的男人，轻声提醒。

她的老板，林筠尧正翘着腿坐单边椅子上，身上竟然披着天蓝色浴袍，歪歪斜斜的，露出里面显得很精壮的肌肉，衬着蜜色的肌肤十分迷人，他头发上还滴着水，俊逸的脸颊棱角分明，锐利的线条，勾勒出那一双冷峭的眼睛，此刻正显出了几分不耐和慵懒，一双凤眼微微眯着，放眼望去，更觉玩世不恭，单手夹着烟卷，垂在烟灰缸上，修长的指头轻轻弹了弹，将烟灰弹掉，然后才抬起头来，看来人。

然后，他嗯了一声回应，随即，就听见高跟鞋笃笃的声音传来。

周衫看见来人，先是一愣，没来得及说话，就见她对自己微微一笑，她走到了林筠尧面前，低头翻了翻袖子，刚才一路赶过来，实在有些乱了。随后，她用她一成不变的职业化的口吻，快速的对他说，“林先生，作为周晓晓小姐的律师，我为我的当事人，控告先生对我当事人采取了强制胁迫的方法，希望达到违背被害人意志发生性行为的行为，也就是通俗意义上所指的强奸未遂！希望林先生能配合我的工作。”

她抬起头时，见他已经站起身来。



那高大的身影，正背着阳光，阴影毫不客气地洒在了容颜的脸上。

霸道得不可一世。

他侧头，淡淡道：“嗯，怎么个配合。”

“相关证据我相信有关部门还在调查，我也会适时地送我的当事人去验伤，等有了确切的结果我会联系林先生，但是我想先提一下，因为林先生跟我的当事人，也算是公众人物，如果这件事闹大了，对两位的形象影响都不太好，我看不如……”她沉静地叙述着，脸上始终保持着浅浅的微笑。

他这才低头，看着面前的女人。

她短发利落地垂在耳畔，一双猫一样的圆眼睛，清澈的眼底，带着笑意，正不冷不热地瞧着他，望着他的目光，却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她说话的口气，那一身妆容，甚至是笑容里不远不近的疏离，都带着那么几分职场中公私分明的味道。

正是他素来讨厌的女人类型。

她这话说得很有技巧，先表示她有证据在手，即使闹上法庭也是不怕的，再婉转地说，其实也可以私下商议赔偿。

看来是个聪明的女人。

他唇角勾起，淡淡的笑容蔓延开来，眼中却是一片火山熔岩般的温度，看来火气不小：“叫周晓晓是不是，她说我强奸她？但是我很疑惑，从昨天下午她进了我的房间，一直到今天早晨，没有离开过，现在突然说我是强奸，期间将近二十个小时，她到现在才抽出空来报警，这么说，我抱着她整整强奸了十几个小时？”

旁边的周衫听了，都忍不住想要笑。

容颜却没什么反应，仍旧木着一张似乎万年都不会变的生冷面容，不想再跟他纠缠一样，她双手垂在面前，露出得意笑容，尽快用一句话结束了这次拜访。

“关于您身体能力的隐私我没兴趣追究，我不过是善意的提醒一下林先生，如果林先生有任何异议，麻烦您的代理律师来联系我，随时恭候您的大骂！”

说完，她最后对他笑笑，然后，转身不留痕迹一样的潇洒走开了。

他冷哼，不自量力的女人，随即抽出了一根烟，点燃，转身之际，却听见一边已经沉默了半晌的助理周衫，小心翼翼地问，“二少，您不知道这个是谁吗？”

“是谁？”他漫不经心的问。

“这位就是二少您昨天刚刚娶进门的少夫人……”周衫一脸汗颜的道。

手中还没来得及放进口中的烟骤然一停，短暂的沉默过后，他回过头，看向那个已经消失在门边的身影。

不可置信的表情，浮现在脸上。

“容颜？”

他不确定的问。

脑海中忽然闪现出那么一幕。

“她是你妹妹，你怎么这么狠毒！”

“我这辈子也不想见到你，你给我滚。”

当年最后一次见面，他留给她那么一句话。

时隔几年再次见面时，她是他的妻……

忙碌，是现在城市的唯一主题。

容颜回到事务所，顺手跟几个人打了下招呼：“大家早。”

“容律师早。”

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她随意的翻了翻今天出来的报纸，然后就听见一边的李媛趴下来说：“哎，不是说请七天假，怎么今天就来了。”

她笑笑：“在家没事做就来了。”

李媛是个刚刚年过三十的美娇娘，听她这么说，好心的嘱咐：“做女孩子该对自己好一点。”

容颜随意的挑了挑眉，不置可否。

她也很想好好的休息一番，所以特意请了七天的假期去适应新的生活。

但是后来……

在脑海中回忆了一下糟糕的昨天，胃里的痛觉似乎更明显了几分。

几乎的习惯性的忍下了疼痛，只是微微皱了眉，找出药片来，和着早已经凉透了的白开水吃下去。

就在昨天，二十五岁的容颜，嫁为人妇。

然后结婚的第三天，向自己的新婚丈夫递交了一份传票，她要告他强奸未遂。

第一次见林筠尧的时候，他就是这么一副死样子，高傲，无礼，看着任何人时，似乎都难以隐藏他骨子里带出来的那份自大。

他们这样的家庭，从父亲辈里相熟也是非常常见的，来来往往，多少个像他这样



的少年，穿梭在容家的大厅里，但是就是他，温柔过她的青春，惊骇过她的岁月……最后……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

是十七岁的那年，非常清楚的记得是十七岁，因为那是她被容清华接回家里的第一年。

容清华是她的父亲。

十七岁时，她第一次知道，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大官儿，有很大的权力，住很大的房子，有很多的佣人。

“颜颜，这是你妹妹。”容清华指着那个站在门口，抱着几本书的女孩，对容颜说，“小毓。”

容毓，她的妹妹，如同她的名字一样，她就是一个钟灵毓秀的女孩，比容颜小一岁，却是跟容颜完全不同的性格，她活泼开朗，喜欢笑，喜欢讲话，所以只要是家庭聚会，她必定是家里的主角。

比起来，容颜只会缩在沙发的最角落里发呆，既不会逗趣，也不会撒娇。

所以，容毓本就是比她更讨人喜欢的女孩。

第一次见到林筠尧，也是因为容毓。

本来容家的女孩子是不能去前厅的，容清华总是在那里会客，所以不想前厅会有吵闹声。

那天容颜下楼时，因为穿错了容毓的鞋，被家里的保姆训斥。

保姆说：“外面来的孩子就是没家教，鞋子也偷人家的，我真要去告诉先生，手脚不干净的人，怎么能随便进家里来呢。”

容颜只是垂着头，默默地听着。

容毓在旁边可怜兮兮的看着容颜，一直深切地对保姆说，“阿姨，阿姨，不是姐的错，怪我不好，把鞋子放错了地方……”

“小毓，你知道她妈是干什么的，她妈本来就不干净，生下的孩子能干净到哪去！”

因为这一句，容颜拿了一边的烟灰缸，将保姆打的头破血流。

容清华因此将她叫到了前厅，她看见，桂花树的盆栽旁边，站着个青年，当时他大概也不过二十来岁，薄唇，凤眼，挑起眉时，样子十分的妖孽，映衬着桂花的洁白的花瓣，他白净的脸都毫不显得逊色，一看，就知道是流连花丛却从容不迫的男人。



当着外人的面，父亲拿起鞭子狠狠的抽了容颜一顿。

容颜小时候比现在倔得多，硬是咬着牙不吭声，打得到底疼不疼，容颜已经忘记了，只是后来记得，隔着春日不算太薄的绒裤，她的屁股都被打得肿了好几天。

出去的时候，容毓一脸心疼的抓着容颜的手，说：“姐，你疼吗，对不起，都怪我不好，才让爸爸训了你。”

虽然相处了几个月，但是容颜没来由的不喜欢这个妹妹，顺手就那么推了她一下。

谁知一个不小心，她就撞在了花坛边上，撞破了耳朵。

容清华更是勃然大怒，上来就要打容颜，容毓血流得满脖子都是，却死死的抓住了容清华的手，不住的说：“不要打姐了，不要打了……”

她那时只是固执又冰冷的站在那里，脸上，心里，都没有任何的表情。

那个男孩撞到了容家这一场闹剧，他远远的看了容颜和容毓一眼离开，那脸上明显的鄙夷和讥讽，让容颜觉得十分不舒服。

容颜那时候自然没有想到，八年后，她竟然会嫁给这个参观了她狼狈的一天的男人。

时隔八年，林筠尧，这个名字A市已经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林家的二世祖，林氏集团的拥有者。

在林氏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谁也不要惹林总，否则只有死路一条！

在A市也流传着一句话，有逃得过警局追缉的犯人，绝没有逃得过林二少手掌的女人。

正如当年给容颜的第一印象，这个男人，在内高傲自大，嚣张霸道，对外美女环绕，花心无度。

在这几年，他的名字早已与自己相隔千里，他那么高高在上，光芒四射，她若是站在他身边，必定只是一个羸弱的萤火虫，被他的光芒掩埋。

或许她表面一直欺骗自己，但是心里还是在意，所以刻意的避免再与他相见，她还记得，他最后一次见她的那次，他说过，从此再也不要见到她……

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，在昨天，却成为将要陪伴她下半生的另一半。

其实一个月前，容颜才知道自己将要嫁给他。

是的，只是知道，只是被告知，没有选择的权力。

那一天，正是母亲忌日，铺着满头的雪花，她从墓地回到家的时候，父亲正等在客厅里，古朴装饰的灯光照在他日渐苍老的面孔上，只是这个年纪，于政坛来说正是活跃的年纪，因此日益增加的皱纹只是让他看起来更加威严了起来，幼时他给她的那种难以抗拒的距离感，有增无减。

父亲在跟她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她已经预感到不太好。

父亲难得的用一种语重心长的口气说：“颜颜你也大了，工作了几年了，许多社会上的关系，你也是知道的，这次林家有心跟我们联姻，家里现在就你这一个女儿，我跟你妈看着都挺合适。”

他口中的“妈”，跟躺在冰冷的墓地里的那个母亲，自然不是一个人。

容颜这个人就是这么个性子，不喜欢的人怎么也装不出热情非凡，所以听着父亲说话，也是一直低着头。

低头是她进入容家之后的第一生存发明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她低下头，就好像是站在另外一个世界一样，外面发生什么，都与她无关。低垂着的表情，可以随心所欲，可以任意妄为，不用去管任何人的眼神，她可以做出鄙视的表情，可以讨厌，可以厌恶，可以翻白眼，可以做任何容颜不能做的表情，所以这么低着头也成了习惯。

只是一听到林筠尧的名字，她才忽然抬起头来。

他虽然早已跟容颜分割到两条路上去，但是他的名字却永远都撇不开，就算容颜不想见到，也总是被迫能看见。

就在最近，容颜还刚刚被这个名字摧残了一整个夏天。

传言自杀身亡的著名影星刘子娴，就是因为他才会想不开，于是葬礼当日，大批记者围堵在林氏的门口。

他出现时，戴着大大的墨镜，几乎遮住了半张脸，穿着淡灰色西装，黄色的领带，单手插在口袋里，在几个保安的保护下，目不斜视地走向自己的迈巴赫。

跟她第一次见到的林筠尧，简直是一个样子。

样子都是说不出的不可一世。

有记者疯狂的挤进去，大胆的问：“请问林先生知道刘子娴自杀的事情吗，现在是要去参加葬礼吗？”

他倨傲的看了记者一眼，然后用漫不经心的口气，不急不缓的问了一句：“是谁？”

这两个字，成功的占据了第二天报纸的头条。

同时，也将这个二世祖变成了花心冷漠的代名词。

那一整个夏天，他的名字都不时的会出现在报纸电视上，让容颜听得偏头痛都犯了好几次。

容颜听出了父亲的意思，起身，果决的说：“我不嫁。”

父亲又说了几遍，其中不免要强调一下，这次联姻的重要性。

然而容颜只是一句：“我不嫁。”

父亲终于暴跳如雷，指着容颜的鼻子大骂：“你以为要是你妹妹在家，这种好事还能轮到你，你该知道你的身份！”

是啊，该记得，她从来不是这个家里的人，她不过是他大发慈悲收养在这里的私生女。

如果是几年前，她脾气暴躁，定会回他一句：“那我求你好心把我塞回肚子里去啊。”

成为他的女儿，她一点也不稀罕。

但是现在，如他所说，工作了几年之后，最终还是磨平了棱角，学会了妥协。

“你还想要你母亲能葬到容家祖坟的吧？容颜？”大妈的一句话，让容颜停在了那里。

母亲从来是个嘴硬心软的人。

又或许，女人从本质上都是这个样子，嘴里说着恨他，但是由爱而生的恨本来就不够坚决，所以到最后，仍旧想的、念的，都是那个负心人。

母亲最遗憾的，便是此生都想着他，一生未嫁，但是到最后，却还是进不了他的家门吧。

不得不说，还是女人，最懂得女人。

所以此生最懂得母亲的，竟然是母亲一生最恨的女人。

她回过头，终是嫣然一笑，答应了。

这是她能为母亲做的最后一件事。

办结婚证书的日子，容颜一个人站在民政局门口，望着马路边烂漫的樱花树，正是春雨纷飞的浪漫日子，过往的新人携伴相行，画面生动得让人心酸，她傻兮兮的拿着结婚证书，心终究还是凉了半截。

过了好久，林家的人才来，看着容颜一个人发呆，拉住了容颜不好意思的说：“二少太忙，说是来不了……”

管家察言观色，看着容颜的表情，只怕惹怒了她。

然而容颜只是低声的笑笑，说：“同意跟我结婚我已经觉得奇怪，这样也好，我们要是见了面，恐怕以后你们都没好日子过。”

见容颜笑的洒脱，管家才松了口气。

这种商业联姻也看习惯了，结婚后各自还做着自己的事情，这叫婚后自由。

容颜说完转身离开了这里，头也没回一下。

是啊，他一早就讨厌她，早就料到了这场婚姻的解决，从没希望过，自然也就不会失望了。

这么轻轻耸肩，她对着自己笑了笑。

风就继续的吹，一树樱花的花瓣散在脚下，她低头看着，垫了垫脚，终究还是没舍得踩烂了那粉嫩的花瓣。

只是真的不在乎吗？那又怎么一大早等在这里，等到几乎天荒地老，只为了等一个笑话？

婚前，容颜去见过一次他的家人，他是家里的老二，所以大家都会叫他一声二少，老大据闻是政界新星，正在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，他就作为家里重点培养的继承人，两个儿子可谓是政商结合，十分的协调。

见面的时候，他家里人几次给他打电话，勒令他马上回来，被催的无奈了，他终于说，让容颜接电话。

容颜接过电话后，只来得及出了个声，就听见他用不冷不热的口气说：“需要我回去吗？”

他的声音略显成熟了一些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吸烟有些多的缘故，嗓音略有些沙哑，口气还是当年那个样子。

只可惜容颜早不是当年的容颜。

时过境迁，容颜再听见他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，只是在心里冷哼了一下，这几个字什么意思，这个时候如果是容毓一定会撒娇着说：“你回来吧，我自己害怕。”但是可惜容颜的字典里从没有撒娇和害怕这种词汇，于是她只是十分“贤惠”地回了一句：

“说如果忙，就先忙去吧。”话音刚落，他就毫不留情的挂了电话。

林家人觉得不好意思，但是毕竟儿子是从小宠大的，最后还是解释了一番，说他近来怎么怎么忙，然后婚前的唯一一次见面，也就那么不了了之。

办了结婚证的那天，她收拾好大包小包，在林家佣人的帮助下，搬进了林家的大宅子。

当天，林筠尧如她预料般的没有出现。

林家是早期起来的家族，住的地段也都是早期最好的地方，就是现在看来，也是整个城市发展得最快、最具有城市风格的地段，不过房子看来建筑都有些老派，深宅大院的感觉十分的浓重，如今正是盛夏，郁郁葱葱的林家大院里，长着些许青苔的窗台上，覆盖着大片的爬山虎，使得这个院落更显得古朴和幽深起来。

容颜迈进去的时候，就觉得自己并不是来到一个家，却好像是走进了一座坟墓，那个男人的心，是她的坟，她进去了，但是却再也走不出来，就那么荒芜一生，守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再也没有自由可言。

她问自己，是不是真的值得？

但是也罢了，现在再问，还有什么意义？

“少夫人，麻烦你把东西搬走好不好，放在这里很碍事的。”里面保姆张妈正拿着吸尘器吸地毯，看见面前堆放着的大包小包的各种法制观念、法务通缉等等的书，显得十分的不耐烦。

“对不起，我马上搬走。”容颜穿着一件黑色的正装，下面穿着窄裙，听见张妈的抱怨，快走了几步，抱起了她的书，向里走。

因为是嫁过来的第一天，东西还没收拾好，所以房间显得有些凌乱。

她脚上绊了一下，书不小心散落的满地都是。

张妈的尖叫声在背后响起来。

“哎，你是对我不满是不是，明知道我在收拾东西，你还故意扔得满地都是，早听说你这个人坏到了骨子里，到了林家就该收敛，还一脸乖巧，原来坏水都在肚子里！”

容颜绷住了脸，回头，还没说话，前方传来她的新婆婆陈敏芝，林家那位尊贵无比的林夫人的声音。

“你怎么回事，一大早吵吵嚷嚷的，这些简单的礼貌，容家都没有教你，要我亲自来教你吗？”

容颜退后了一步，也不解释，只是低头说：“我马上会收拾好的。”

她蹲下捡自己的书，看见陈敏芝的蓝色高跟鞋踏踏的从一边走过，连鞋尖的样子，都似乎写满了鄙夷。

人出去了，议论的声音还继续若有若无的传来。

“刚故意摔在我面前呢，啧啧，心机真是深。”

容颜蹲在地上，无奈的耸了耸肩，从来就知道自己来这里不讨人喜欢，自从发生过那些事之后，外面怎么传她的都有，只是连林家这样从没有过交道的也知道那些混事，却是让她有些意外。

不过想想也是，既然想要娶容家的女儿，是一定要先调查一下的。

听说他们娶过来的媳妇竟然有那么些传言，林家一定气坏了吧。

只是婚事既然已经定了，也推脱不了，所以林家上下现在这么不待见她，是不是一个个归罪于，希望太大，失望也会太大？

容颜捡书的手顿了顿，思考着这些杂七杂八的问题。

却只是瞧着前面，略略的看了看，还是慢慢的，将剩下的书，一个一个的捡了起来，平铺放好。

她不再是十七岁习惯报复的少女，她已经二十五岁。

这么多年，她早就学会了一套自己的生存方式，当别人这样对她的时候，她便先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，其实每次从别人的角度来看自己，她都能深刻的发现她的许多缺点，她想，如果她作为一个旁观者，她也一定非常想把这个每天只会绷着脸什么烂官司都接，看起来眼里好像只有钱没有感情的生物扔进猪圈里喂狗！

这么一想，她就又安慰了。

只可惜，回到了容颜的层面上，她又只会这么活着，没办法变成一个所有人都喜欢的人。

所以说她永远也变不成容毓。

林夫人安抚过了她家的老保姆，又踏踏的走过来，看着容颜扔得满地的书，眉头微皱，又说：“明天就是归宁了吧，你需要什么，就跟管家说，要花钱的地方也跟他提。”

容颜点点头，说：“我知道了，妈。”

第二天便是要归宁的日子，林筠尧却仍旧没有出现。

容颜一个人回到家里，自然要被数落。

进了门，她将带回来的礼物放下了，站在一边换鞋，她家的保姆进来，看见放在地上的东西，不由得皱眉：“大小姐，林家不知道多少奇珍异宝，你就带了这么些东西回来，果然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，这么会为婆家省钱啊。”

容颜低头去看，她带回来的东西确实平常，但是她也是精心的挑了下，想着容家也不是平常人家，他们应该什么也不缺，于是只捡了用得着的东西。

这时里面的容馨走了出来，看着地上的东西，冷笑，“算了，本来也不是什么有教养的人，能拿点东西回来已经不错了，你还指望她能拿回来什么。”

容家也是个顶大的家族，里面盘根错节，亲戚数不胜数，容颜能记得的，也就是这些年来交往密切的，包括大伯三叔家的这些堂兄弟们。

容馨是她的堂妹，平常总是跟家里来往密切，容颜对她出现在这里，却也没什么意外的。

“谁来了。”

“三婶，是容颜回来了。”这时，又听见那位容夫人，现在容颜还必须叫一声大妈的人的声音。

随即，她一身华贵的走进来，看起来却是盛装，容颜心里正奇怪，何必这么盛装打扮，是迎接她回来吗？这时，大妈看见就容颜自己，有些不开心：“怎么一个人回来的？”

容颜低头，说：“他有些忙……”

“忙？就连这点时间都没有吗？”容夫人哼了声。

容馨捂嘴偷笑，说：“我看人家是看不上你，不稀罕跟你一起回来，三婶，早跟你说了，林筠尧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容颜嫁过去也是个落单的命，普通的女人怎么可能抓住他的心呢。”

容夫人心里也烦，只是早料到了一样，现在证实了果然容颜也就是个守活寡的命，也没什么太意外的，只说了句：“行了别堵在门口了，进来吧。”

容家一家在聚会，容菱跟容玉一对小姐妹在四处的玩，四岁的容欢在跳舞取乐大家，赞扬声在音乐声中传遍了整个房间，容馨随即也走进去和一个人谈笑，容颜却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笑着说了句：“我回来了。”

微弱的声音淹没在大家的欢笑声中，却似乎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她。



她并不叹息，转头又看了眼被人遗忘在门边的礼物，从容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像是再平常不过一样。

关上门，终于将音乐声也阻隔在了门外。

靠在门上，她心里自嘲的想，竟然还是会心酸。

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吗，从来没有过家庭的温暖，一直是个被忽略的人。

但是或许就是因为没有，才会渴望。

渴望而不可得，又会变成失望。

这样周而复始着……好不难过。

后来她才知道今天是堂哥的生日，所以聚在了这里，一起庆祝。

原来他们真的从没记起过今天是她回娘家的日子。

又或者，知道她嫁过去也是个不受待见的人，自然懒得理会她。

外面的欢声笑语与她无关，于是她只将之前没来得及收拾的一些东西再收拾齐全了，准备明天去林家一起拿过去。

正在收拾，她转头看见门边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个人。

是她的堂哥容擎。

因为父亲没有儿子，所以容擎几乎是容家唯一的希望和顶梁柱，从小，他就跟着父亲一起，大约跟父亲的感情已经情同父子一样。

他在容家穿得很随意，黑色的外套，里面是格子的衬衫，配上那细框的眼镜，看起来斯文又优雅，只不过他脸上总是带着让人看也看不懂的情绪，不知别人怎么想，容颜总觉得他很复杂，所以并不喜欢跟他有过多的交流。

他只是看着容颜，淡淡的说了句：“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”

容颜拢了拢耳边的发丝，说：“他比较忙。”

他不语，静静的看着她，她不想再跟他单独相处，只对他点点头，擦身走了出去。

他默默的望着她的背影，悠远的目光一直盯着她，直到她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
她一点也不想见到容擎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总是若有若无的躲着他。

或许只是因为，当年的那件事她怎么也忘不了。

而他的出现总是在提醒她过去的那块不能碰触的伤疤。

本来她是请了几天的假，只是晚上突然听好友徐瑛露说她惹出了事情，只好先



去处理。

她这个闺蜜是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，跟她虽然性格完全不同，但是也大概就是因为她那个性子，反而让容颜觉得十分的安全，所以一直一起学习，一起考试，一起进了同一个事务所。

不过徐瑛露别的都好，就是脾气太火爆，为了这个，容颜没少给她收拾烂摊子。

那天，一忙就是一个晚上，回到林家的时候，已经是早晨七点钟。

林家家大业大，房子自然也够用，为了迎接新夫人，特意将原本只属于林筠尧的房间的重新装修了一番，足有百十平米的地方，隔出了个套间，里面各种房间，浴室、卧室、休息室、厨房、书房，应有尽有。

林家的大家长，林筠尧的父亲，林世豪，容颜倒是没见过，只听闻是个严肃的老人，曾只手挽救林氏于低谷，又撑起了一片新天地，想来也是个传奇人物。

林夫人陈敏芝曾经也跟着林世豪苦过，后来苦尽甘来，做了一辈子的贵妇人，常年与那些上流社会的人打交道，游走在各种晚宴上，是个很强的贤内助，所以心思细腻，也是可以想象。

容颜暗自想，林家真算是集结了所有她不愿交往的人群，但是造化弄人，她现在竟然嫁了进来。

所以可想而知，她进门都是灰溜溜的，生怕碰见了，又不可避免的要互相客套招呼。

明明是两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，偏偏要装的热情似火，关心备至，想起来，就一身的鸡皮疙瘩。

然而真的碰见了，又只能硬着头皮，毕竟，如今的她已经嫁进了林家，这是她无法逃避的事实。

婆婆陈敏芝手中抱着只波斯猫，早晨的猫看起来不怎么精神，趴在陈敏芝的怀里，倒是也显得贵气十足，看见她这么一大早风风火火的样子，陈敏芝十分不满，问她：“怎么一整夜没回来。”

容颜只能低头喃喃的道：“外面有些忙。”

陈敏芝笑着，口气却是极为不客气的：“那该说是我们家筠尧有福气，娶回来一个这么能干的媳妇，结婚第一天也不闲着，出去忙到现在。”

容颜知道，容家将她嫁过来几乎就是个抵押品，她又不是个会讨好的人，必定